

## 迎春

立春的风，轻柔地拂过古老的田野，带着冬日的余韵，唤醒沉睡的大地。人们身着盛装，沿着东郊的小道，缓缓前行。迎春，是古老的仪式，是春天的序章。泥塑的春牛，憨态可掬，静静地立在村口，仿佛在等待一场盛大的觉醒。

鞭牛的那一刻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，鞭声清脆，碎土飞扬。那是春天的信号，是生命的律动。人们欢呼着，跳跃着，将春天的泥土捧回家，撒在牛栏，撒在田野。他们相信，这泥土能带来好运，能带来丰收。春联贴上了门楣，红红火火；年画挂在堂前，吉祥如意。每一笔每一画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，每一字每一句，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立春，是岁月的轮回，是希望的起点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迎春的仪式代代相传，岁岁不息。它让春天有了温度，让生命有了力量。在这个春天的序章里，我们用仪式迎接春天，用希望装点生活。迎春，迎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年，迎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## 咬春

立春的风，带着一丝清甜，轻轻吹过田

## 立春(组章)

聂顺荣

感受希望。

咬春，咬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年，咬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它不仅是一种习俗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。在这个春天的序章里，我们用舌尖上的美味迎接春天，用味蕾上的幸福感受生活的美好。咬春，咬出一个温暖的春天，咬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年。

## 佩燕子

立春的阳光，洒在古老的小镇上，洒在人们的笑脸上。佩燕子，是这个季节最灵动的习俗。巧手的妇人，用彩绸剪出一只只燕子，它们灵动而俏皮，仿佛随时会振翅高飞。孩子们

欢呼着，争先恐后地将燕子别在衣襟上，别在发梢间。燕子是春天的使者，它们从南方归来，带来温暖的消息。

佩燕子，是对春天的迎接，也是对幸福的祈福。彩绸燕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，仿佛是春天的精灵，跳跃在人们的身上。它们飞过田野，飞过河流，飞过屋顶，将春天的气息洒向每一个角落。佩燕子，不仅仅是一种装饰，更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。在这个春天的序章里，我们用彩绸剪出燕子，用燕子迎接春天。

它们在我们的身上跳跃，在我们的心中飞翔，带着我们的希望，带着我们的梦想，飞向那片充满生机的天空。佩燕子，佩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，佩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年。它不仅是一种习俗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。在这个春天的序章里，我们用佩燕子迎接春天，用希望装点生活。



## 喊春的风

刘志坚

在我的故乡，唤醒春天的永远是鼓荡的风。

农历正月，已经立春。尽管窗上的霜花，还在絮絮叨叨说着冬天的旧事，但檐头的冰凌却突然短了寸许。祖母说这是南风送来的第一封书信。果然，墙根下枯黄的草梗里冒出来一星星青绿，像是谁将褪色的水墨画重新点了睛。

北风哪里肯认输呢。它裹挟着碎雪在村子里横冲直撞，把门扉、窗户拍打得哗哗作响。柿子铁锈褐色的枝梗在风中狂舞，仿佛千万支蘸饱墨汁的狼毫，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写着倔强的草书。可仔细去听，那些硬邦邦的枝条深处，分明有细碎的爆裂声此起彼伏——那是树的体液冲破冰封的血管，在暗处酝酿着暴动。

南风最懂得四两拨千斤的巧劲。它从村南小溪的薄冰下抽出一缕水汽，在北山石缝里勾出一络青苔，在村西柳树林把枝条搓成泛着银光的丝绦。某日午后，祖母晾晒的穿了一整个冬天的蓝印花棉袍突然鼓成饱满的帆，带着皂角清香的风掠过篱笆墙，喊醒了沉睡的紫云英。那些绒球似的花苞次第炸开时，空气里飘满了细碎的紫色风铃。

寒风与暖风的拉锯战往往要持续月余。北风像固执的老学究，抱着残冬的典籍不肯放手；南风则像灵巧的绣娘，把五彩绒线一丝一扣绣进冻土。青灰色瓦楞上的积雪午时化成水滴，在日暮时分重新凝成冰棱，却在次日清晨就被暖阳截断了锋芒。墙头的忍冬藤褪去锈色，新抽的嫩芽像婴儿蠕曲的手指，试探着触摸风的温度。

记得去年惊蛰前夜，两种风在旷野上短兵相接。南风推着积雨云往北涌，北风卷起沙尘向南扑，天地间忽明忽暗，恍若巨兽抖动着的斑斓的鳞片。直到子夜时分，云层里漏下几粒星辰，风里裹着湿润的泥土气息——那是南风从解冻的河床上偷来的信物。

最动人的较量发生在那片老梨园。北风掠过时，满树花苞紧闭如佛手；南风拂过处，雪白的花蕊便层层绽放。往往清晨还是玉树琼枝，晌午就落英满地，到了黄昏又绽出新蕊。这般反复十余日，直到某片花瓣轻轻落在祖父与老牛新翻开的犁沟里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北风早已退守到山阴的残雪中。

我最喜欢在料峭春寒里寻找风的踪迹。看它把祖父给我做的风筝送上云端，却在松林间留下残雪与老树的私语；看它推着我叠的小纸船划过溪流，转瞬又在水面写下潦草的纹路。这些裹挟着草籽与花信的风，多像我心头那些忽明忽暗的念想——有时被现实的寒流逼退，却总在某个暖熏的晨昏卷土重来。

祖母继续晒她挚爱的蓝印花棉袍，一边用返青的杨柳枝抽打，一边絮絮地念叨了好多年的名言：“春风从来不是单枪匹马来叫阵的。”果然，当青石板沁出的细密水珠干了又润，当晾衣绳上的蓝印花袍鼓起又落下，我知道这是万千花儿、亿万粒种子，借着风的喉咙在呼喊春天。那些被寒冬掐灭的光，终将以另一种形式在新春的枝头复活。

人，总是要适时地放松一下自己的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让大脑得到解放，让身体得到休息，特别是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，这样有意识的放松，这样有心的自我关照，也许会更多一些。

于我而言，一天中最愉悦最放松的时光，是走出门去，走向野外，走向青山绿水。或是相约结伴而行，或是独自一人信步寻访。走在阳光丽日或春雨绵绵的路上，我可以看见沉船和落花，蝶舞和蜂飞，可以听见清风的私语，白云的歌唱，小鸟的另类情话，可以触目小草悄悄地从土壤里挤出来，浅浅的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不断丰富春的色彩，春的韵律，春的篇章。

沐浴着暖意融融的暖阳，我感觉，生命只要一低垂，一着陆，原本可以这样自由快乐，这样生机盎然，这样接地气。一切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、从容的、美好的。我可以像众多在春阳下闲散行走的人们一样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生活，享受大自然美轮美奂的赐予。我喜欢春风吹拂下自由呼吸的氛围，我喜欢听小草的每一个细胞膨胀分裂的声响，我退想着根冠在土壤里与泥沙碰撞摩擦的动静，我感受着清风抚过草尖散发的细小声浪。所有细微的律动，都足以激活我逼仄的想象，丰富我滞涩的灵性。

坐在春花冠盖的凉亭下，捧一本闲书，遐想的一刻，我听见春风在奔跑，在诗一般的意念中伴红尘翻飞，它着意要唤醒去冬的沉静；我听见春雨在欢歌，淅淅沥沥，缠绵多情，轻快的和声，应时的舞蹈，交织出自然赐予的天籁乐章；我也听见春水在奔流，那一弯月般的河流，闪烁着春天的色泽，带着与生俱来的温馨，欢快地流向远方，两岸的杨柳绿了，桃花红了，风景靓了，人心暖了，生活醉了……由心而生的风琴，在蓝天白云下，在清亮如春的欢笑声中，有韵有致地高翔。

置身烂漫的春天，在我心里，最惬意的，还是一朵一朵、一簇一簇、一树一树、一片一片、一坡一坡的花开，这美妙的花开，你可否听见？是那种柔柔的、暖暖的、细碎的、清澈的声音，它们开着开着，就笑成了岁月绝妙的回响。它们笑得那么自在，笑得那么坦然，笑得那么明媚而鲜艳。

春光的使命，总是要点亮一些什么。春光里的树木园林，换上了新的装束，妙不可言的色彩，以轻盈曼舞的姿态，一点一点，就沉入了你的内心深处。衣着简朴的园丁，或起沟，或松土，或修剪，或栽植……我看见他们的脸庞，有春风拂面的欣慰，我听见来自劳动工具发出的声音，阳光般，质朴而动人。

在这个飘零与生长注定要并存的季节，我走在路上，走在时间的沟回里，走在岁月的进程里，就算有树叶飘零，雨水飘洒，也无半点伤感可言。相反，在飘零和飘洒之间，总有一种意愿弥漫于胸，教人激奋，教人感动。我能感受的，是春天推陈出新的魅力；我能了然于胸的，是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的人间情景。

忽地，飘飘扬扬就下起了星星小雨，细小的雨点打在潭水里，滴在青草间，溅在河面上，沾在花丛中，将流淌的春意渲染得酣畅淋漓。这是人间芳菲四月天啊，一切都是那么活泛，一切都是那么迷人。这样的时刻，沐浴着细细的清爽的春雨，在纵横交织、美轮美奂的春天的声音里发一回呆，可以抛开的，是世事的繁杂，纷乱的思绪；可以融入的，是明媚欲滴、触手可及的大好春光。

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
邮箱：643385541@qq.com

## “发芽”的心

赵自力

立春一过，气温连着上升，尽管风还刮个不停，但明显带着温暖的气息。

老屋门前的一棵花树，每年都早早地打了花苞，然后像睡着了似的。就在这几天，花苞开始变大，一颗颗缀在枝丫上。要不了多久，好看的花儿就会开满枝头。树上嫩芽也隐约可见，有点探头探脑的样子。也许它们被春风吹醒，准备迎接春天吧。

岸上的一排香椿树，远远望去还是光秃秃的，看不到半片树叶。走近一看，每段枝头都有一丛嫩芽，毛茸茸的，呈红褐色，就像顶着红鸡冠。立春后天气一暖和，香椿就忍不住往外拼命冒嫩芽，一冒就是一丛，如果天气持续暖和，褐红色的嫩芽就变成绿色，一丛丛绿叶就撑开了春天。在我们那里，春天的第一道菜非香椿莫属，因为它最懂得春天的心事，总是早早地发芽。

父亲年过七旬，是种庄稼的老把式，把各种庄稼的习性摸得透透的，种什么收获什么。冬季种的油菜，因为霜雪的原因，叶子枯黄，看着憔悴不堪。这时，父亲总要到田间转转，土一解冻，他就上肥，把早已堆好的农家肥，一把把撒在油菜兜子上。一场春雨后，气温一回升，油菜立马像打了鸡血，脚蹬劲儿发芽抽茎，几乎一天一个样。父亲说，别看冬里油菜蔫头巴脑的，它时刻在等着春天来呢。

屋后有片竹林，每年春天都会冒出竹笋，但在早春时，几乎看不到竹笋的影子。母亲说，竹笋在等一场雨，有雨水的滋润，竹笋就长得飞快。我一度以为，竹笋只在春天发芽。有年冬天，父亲带我挖竹笋，当时我还非常疑惑，但后来确实挖到了——它们早已发芽，只不过把自己藏得很深，不到春天不钻出地面来。

表弟正在读大三，他说想当兵，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。没想到，从去年年底开始，他每天跑5000米，天天坚持，一直到现在。春节期间，别人把时间花在玩游戏、看电影上，表弟却一直锻炼身体，还不忘学习写作。“招兵不是要到秋季吗，怎么现在就开开始准备啊？”朋友问他，他说：“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，我可不能临时抱佛脚，再说吧，锻炼身体全在于平时的坚持。”我想，表弟秋季当兵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他的梦想早就发芽了。

春天是发芽的季节，连一棵小草都有着发芽的心事。这个时候，我也有一颗要发芽的心。

## 香菜

郑策

我所写的香菜，不是芫荽，不是郭德纲相声里吆喝“香菜来辣青椒”的香菜，我的“香菜”，是家乡的美食，源自江南的一种腌菜，具体啥样，让我细细写来。

自小起，每至冬日，外婆就会采购叫作“高杆白”的大白菜，然后把大白菜在井水里洗净，用刀把大白菜一分为二：青绿的叶子和白嫩的茎秆，然后用刀切分为2、3厘米左右的一根根细条，再用手细致地揉搓，挤干水分，之后一层层撒盐一层层洒上五香粉，接着层层码起，最后放进印有蓝花的罐里，上层洒进些许芝麻，点上少许芝麻油，盖上盖子，腌制一段时间。

大概是半月左右，揭开盖子，就能嗅到淡淡的清香；外婆用筷子从罐中夹起少许放进小碟中，你会看到：白色的茎条沾染了麻油，泛着浅浅的黄色，如浸透了时光的白玉；绿色的叶条，在油光里条条紧裹，那绿色似翠，一如把玩许久的翡翠水种……

幼小时，只知道好吃，却全然不懂这腌菜里有外婆的许多辛劳。那时候，生活困难，家里腌制的咸菜已经是难得的美食了。我是上桌就独霸，吃得满口流油，一个劲说好吃。外公外婆只在一旁微笑着看我，回头想起，我才知道每一样我爱的吃食里面，都包涵了他们慈爱的付出。

外公不喝酒，也不讲究吃食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永远是坐在桌首，家里有点肉食之类，他都是慈祥地看着我们吃。冬日的早晚，他的面前，似乎只放着一两个小碟，里面应该有一点“香菜”和一点“香干”，等一家人都吃得差不多了，他才慢慢地夹起一筷，细细地咀嚼……外公本来就不善言辞，加上有点“磕巴”，更是不多言不多语，永远都坐于一隅微笑着看着一大家人点。

随着我渐渐地长大，物资也越来越丰富，吃食的品种越来越多，但是家里的冬日永远都会腌制“香菜”。起初是外婆腌制，慢慢的妈妈和外婆一起腌制，后期就是妈妈腌制时外婆在旁边指导，依旧是白嫩的茎秆、翠绿的叶条，依旧是香气扑鼻，依旧是咬一口满口流香。

腌制“香菜”是江南的传统，外公是从年轻时跟随父母自江南辗转转到江北的，外婆也是跟着她的婆婆学会了腌制“香菜”，然后我的母亲和姨娘们都继承了。

当然，按照现在的科学理念，少吃和不吃腌制的食品最好，但那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，是“家的味道”。冬日一到，儿孙们永远怀念那腌制的“香菜”，怀念那一家老小团聚的时光。我记得隔壁的姐姐，每到冬日就会过来，跟着外婆和母亲一起学着腌制，是因为“美食”，更是因为想留住“家的味道”。

冬日又至，年关将近，思乡的情绪在漫延，期待回家，期待永远有“香菜”滋味的陪伴，期待家人的健康，期待岁月的美好。

江淮的腊月比往年结霜迟、结霜少。年三十守岁时，檐角灯笼的红灯光竟有飞蛾扑闪，这般稀罕事惊动了院里纳鞋底的老太太：“开春的虫儿倒来贺岁哩。”话音未落，竹椅上的老伯已指着墙根新发的绿苔笑开了，指间的烟灰洒落一地。

往年这时节，天空总要飘几场絮雪。我总记得雪粒打在老青瓦上的沙沙声，记得雪被下冬小麦拱起的一缕缕浅淡的、似有若无的丘，记得檐溜结的冰锥子长长的短短的闪着晶亮。今年却不同，腊梅刚谢了金盏，野樱便急急绽出粉白，倒像是春神提前拆了锦囊，把细碎花信撒了满地。

年刚过，转眼就要立春了。这几日起了薄雾，趁晴好，一早骑车去了黄陂湖。芦苇荡浮在乳色里，恍若宣纸上晕染的淡墨。忽听得远处传来断续的雁鸣，抬头寻时，早见两行雁阵剪刀云幕，翘翅掠过湖边的信号塔。老辈人说大雁过境要看过时，这北归的先锋队倒是比去年早了整整七日。



当北风成强弩之末  
农历，以立春  
撑高了新年的天空  
春天的情愫  
在柳烟里氤氲  
啾啾的鸟声  
染绿了激荡的溪水

潘晓平/诗  
佚名图

## 立春帖

谢正义

檐角冰锥悄然滴落一滴水珠时，我总疑心是春神在叩门。立春二字落在唇齿间，仿佛含着一枚青橄榄，初尝微涩，回味却泛起甘甜。案头《月令七十二候》的纸页被风掀动，泛黄的宣纸上“东风解冻”四个字，竟在晨光里洒出了新绿。

二十四节气的流转始于立春。周天子服乘乘路，率三公九卿迎春于东郊的仪式，早已化作青铜器上的饕餮纹。但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的“出土牛以农耕”的旧俗，仍在江南水乡的春社戏里若隐若现。太史公观测日影的玉衡仪，终究没能留住两千年前的星光，倒是杜甫笔下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的香气，穿透层层光阴，仍在立春的清晨袅袅升起。

唐人总爱在立春日簪幡胜。长安城里的贵妇用金银箔剪成燕子、蝴蝶，发间簪着流动的春光。白居易在忠州任上写“盘蔬饼饵逐时新”，案头摆的何尝不是对洛阳风物的念想。最惊艳当属李商隐那句

## 立春说

巢志斌

老人们靠着草垛晒太阳，细数着立春三候：“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陟负冰。”可池塘里早不见冰碴子，只有几尾红鲤在藻间游弋，倒像是那句“五九河开”的农谚。穿堂风捎来灶间蒸米糕的甜香，混着晒暖的稻草味，酿成独特的春韵。

邻家阿婆在院里翻晒着干菜，竹匾里的芥菜挖着铺成褐色的云。她望着墙头探进来的野杏枝叹气：“花信风乱了套，这杏树正月里怕是又要开两遭。”话音未落，几只麻雀啄食着晾晒的腊肉，倒像是来印证这错乱的节令——往昔曾在雪地里刨食的雀儿，如今在暖阳下也从容许多。

暮色初临时，西天燃起橘红的霞。放风筝

孩子们举着竹竿敲打屋檐的冰溜子，叮咚声里满是雀跃。妇人把青韭、春笋、豆芽细细切作丝，裹进薄如蝉翼的荷叶饼，咬破面皮的瞬间，春意便顺着齿尖流淌。老人们说立春该“咬春”，原来是要把整个春天的生气都含在口中细细咀嚼。

暮色初临时，城隍庙前的石狮子被夕阳镀成金红。卖饴糖的老汉敲着铜锣走过长街，当声惊起柳梢头的麻雀。我忽然想起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的“春幡春胜，各相献遗”，那些随风飘转的彩绸，莫不是古人寄给春天的信笺？此刻护城河的冰层下，分明有锦鲤在轻轻摆尾，搅动一池渐暖的春水。

立春终究是个温柔的悖论。气象台的数据说此后四十五日气温仍在零度线徘徊，可谁在乎呢？卖花担上的水信换了风信子，百货商店的冬装悄然退到角落，连流浪猫的叫唤声都变得绵软。我们固执地相信：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寅位时，东海某处的日冕正化而为鸟，其翼若垂天之云，将驮着整个春天浩荡而来。

孩子被唤回家吃饭，遗落的纸鸢挂在电线上飘摇，竟成了最早报春的幡旗。晚风掠过新耕的稻田，翻起潮湿的土腥气，恍惚让人听见地脉深处汩汩的涌动。

明天才立春，村头杏子，忽见玉兰树上爆出毛茸茸的花苞。这常在阳历三月才初绽的娇容，此刻裹着灰灰绿绿立在枝头，像矜持的大家闺秀错过了春宴。而墙头那株老梅偏不服气，将未谢的残瓣间，又挤出几粒新蕊，要与早开的桃李争个朝夕。

天擦黑时落了场细雨。雨脚轻得仿佛怕惊醒什么，只在青石板上洒出些深色斑点。但我知道地气终究是动了，那些蛰伏的、等待的、积蓄的，都要在这暖得异常的春光里，酿出别样的生机。明朝推窗，或许就能撞见一树急不可耐的野樱，把整个春天，哗啦啦地开成一片云霞。

